

文物市场乱象丛生——

藏宝于民，还是变相流失？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屈 茜

一年一度的春拍大幕又开启了。首先亮相的便是拍卖业“大鳄”苏富比。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为期6天的佳酿、艺术品和珠宝首饰拍卖会结束，总成交额2.56亿美元，成绩创其香港春季拍卖会37年新高。

在此次拍卖中，多款明清官窑瓷器和皇官器物让人眼前一亮。其中，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清18世纪御制东珠朝珠等成交价均刷新世界拍卖纪录。“这次拍卖在许多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人士参与。”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说。

在不久后的5月31日，香港佳士得也将举行“中国宫廷御制艺术品精品、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一对雍正时期的粉彩过枝福寿双全盆，估价约为800万至1000万港元；一款雍正年间仿成化斗彩缠枝番莲纹长颈瓶，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

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中国古代艺术品在拍卖市场的火爆刺激了大量的收藏家和投机者，他们节节高涨的热情使得文物拍卖一片玉锦繁华、天价迭出。但这些文物从哪里来？它们是怎样流入市场的？它们是否合法？它们的价格与价值是否成正比？真实的文物艺术品市场是怎样的……正当人们被这些爆出的“天价”数字弄得神昏目眩时，一本《谁在拍卖中国》在收藏圈内悄然走红。作者吴树以圆明园文物拍卖事件和中国文物走私现象为切入点，

分别对英、法、德、美、比利时等欧美国家艺术品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同时对国内文物“三盗”、古董走私、官员收藏、拍卖黑幕等最新动态做了更加深入的明察暗访，披露了文物收藏界的诸多潜规则。日前，记者对吴树及相关人士进行了采访。

中国富豪买不到真正国宝

在吴树看来，拍卖市场存在大量问题。他曾用两年时间对浙江、江苏、山西、北京等地的十几位富豪收藏者进行明察暗访。这些富豪藏品的主要来源为海外拍场，投资达数亿元人民币。但吴树调查后发现，除去赝品，这些富豪85%以上的藏品都是元、明、清三代官窑瓷器，其中又以清代官窑瓷器为主。“只需一联想就会发现，这些动辄上百万元、数千万元一件的元明清官窑瓷器，是近年来国际大拍行炒作出来的板块，根本算不上是‘国宝级’文物精品。有一些富豪投了十几亿元在拍卖品上，但是现在想买也卖不出去。”吴树说，佳士得、苏富比等国际大拍行，明显是为了资本利润而进行典型的商业运作，他们的拍案善于炒作。而中国的富豪收藏者们大多数在文化底蕴上有所缺失，他们只是把艺术当做投资，并不明白艺术品拍卖中的黑暗内幕。“比如圆明园兽首，其实它算不上艺术品，最多只能说是工艺品，无论从器形还是画法上都显得很死板，但为什么国人愿意去花大钱把它们拍回来？

因为有人炒作了国人的爱国心理。这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大部分参与天价拍卖的中国富豪，并不真正了解文物的价值。”

分析近几年拍卖行的成交记录可发现，唐、宋甚至年代更久远的文物比元、明、清年代的价格低很多，一件战国青铜器的价格甚至比不上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这显然是一些大拍行炒作的结果。元明清官窑的东西现在价格上天了，特别是元青花，因为有存世量300件之说。但这个说法很荒谬，有人考究过吗？这其实是西方资本、拍卖公司和中国盲目理论家炮制出来的。我在实地调查后发现，不少国内藏家都有元青花，数量绝对大于300件。”据吴树透露，中国首批海外寻宝富豪之一、浙江著名收藏家徐先生曾感叹：“我们买回来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精品，最好的中国文物还是在外国人手里……”

“文物私生子”数量过亿

吴树对中国文物市场的看法可以用8个字概括——市场繁荣，乱象丛生。“客观地说，全国文物市场目前大多数处在违法经营的状态。他们经营的商品主要有四

类，最大量的是文物赝品，其次是当代工艺品，再次是少量清代传世工艺品，最后是通过‘三盗’（盗墓、盗捞、盗窃）攫取的极少数‘真品’。”据吴树介绍，中国文物市场开放后，外国拍行制造的“艺术品暴利效应”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全民淘宝”运动，使得中国古玩市场上的古董供不应求，直接孵化了一条由“三盗”人员和走私者、销赃者、制假者组成的黑色文物产业链，从业者近百万人。这些文物大多数来源于古墓、窖藏和水底，历史价值巨大，如何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

吴树认为，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瓶颈是“文物私生子”（即被窃的、不为人知的文物）。据他调查，这些“文物私生子”有的被整集装箱地走私出去，是目前国内文物外流的主要方式。对于如何解决，吴树认为：“一切地下文物都归国家所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应当有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这些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物都是得不到法律承认的，这样算是藏宝于民，还是变相流失？我们在打击‘三盗’的基础上，应给这些已经出

土的文物留一些出路，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这些文物国家买不到，都被外国人买走了。”

在《谁在收藏中国》的新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李彦君表示：“我不认为文物到了民间就是流失。”李彦君表示，文物被老百姓拥有、群众拥有是国家拥有的一种形式，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据调查显示，近20年间，中国被盗古墓20万座。这20万座古墓里的文物哪里去了？多数肯定是在民间。根据我的调查，民间的文物总数肯定超过国家博物馆的总数。这个量非常庞大。我个人认为，靠开放的市场让它进行买卖，然后进入收藏家手中，这也是个保护的方法。”

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认为，文物拍卖对保护文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还是原来的价值呢，那文物都被销毁了。现在老百姓没有一个说拿了以后扔掉的，都会先想，这能值多少钱？”

除上述途径以外，在吴树看来，文物鉴定技术水平和收藏者素质的提高，也是影响文物保护效果的关键因素。“现在的仿品技术含量很高，我到景德镇一些高仿基地去做暗访，进去以后我以为进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桌上摆放着各种仪器，他们甚至可以买一件很可靠的东西，打碎后取样进行化学分析。而我们却还是凭着‘眼学’去鉴定，甚至排斥科技，这是不行的。造假者已经远远走在了鉴定者前面。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严打，我们应突破原来的樊篱。”吴树说。

陈丹青、翁云鹏在北京东站长画廊对话



西方的妇女肖像(油画) 陈丹青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这是一个类似师徒双人展的绘画和影像展览。用艺术家刘小东的话说，一个是“27岁的偶然之作却投射出那个时代的人性之光，仗义率真的顽童”陈丹青，一个是“做事不声不响、做人不声不响、用作品不断制造惊奇、困扰、挑战我们思考习惯”的翁云鹏。两位画家于4月10日在北京东站长画廊开展了一场艺术对话。

此次展览呈现的是陈丹青与翁云鹏针对图像复制和数码影像的系列作品。陈丹青1997年开始写生画册，至今仍在继续。翁云鹏1998年开始描绘电视机，2003年前后开始描绘电脑，2007年前后开始制作数码影像。观看陈丹青的画册静物，人们很难确认是在欣赏名作还是在欣赏画册；而观看翁云鹏的电视系列，人们也很难确认是在“看电视”还是置身在一个有电视机的场合。陈丹青坦言：“这是一项翁云鹏的展览，我很乐意拎几幅自己的画，做做陪客。”至于作陪的理由，则是翁云鹏十几年来，从陈丹青那些画

册静物中获得持续的创作动机。陈丹青的早期绘画《泪水洒满丰收田》与《西藏组画》，是对苏俄和欧洲传统的追寻，具有浓厚的“名作”意识。当他到达美国，长期浸淫于西方人文传统之后，开始转向“观看方式”的探究。自上世纪90年代迄今，他绘制的大量画面虽然指向“名作”，但在他的并置系列和静物写生中，名作与印刷品、绘画与图像却构成了重合。也正是这批作品，启示了翁云鹏画布中的“电视影像”。

不懂素描怎么画画

本报记者 高素娜

靳尚谊：不懂素描就无法画好油画

靳尚谊坦言，在1949年考取国家美术学院之前，他根本不知“素描”为何物。为考学所需，才开始接触素描，知道了素描是用木炭条来进行创作、用蘸水的馒头作为皮擦来进行修改的创作方式。后来又了解到，与讲究写意的中国画不同，讲究写实的西方油画要求造型的准确与体积的真实，而素描就是西方整个造型体系的核心。

“无论是为宗教、政治服务的古典传统油画或是现代主义的、抽象的油画，素描是其创作的基础和本源性的规律之一，不懂素描就无法画好的油画。”靳尚谊说，他1979年出访西德时，曾询问当地的美术院校对素描教育有何新发展，对方的回答简单明了——素描原则的要求与2000年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使得靳尚谊不再注意风格的变化而是极为重视素描基础的学习，并至今仍研究不止。

此中国艺术界也出现了发展的矛盾。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此矛盾表现为现代主义与传统写实的矛盾。90年代以后，装置、观念艺术迅速发展，此两者的创作只需要创新性的想法而不需要扎实的基础绘画，因此，到如今中国的绘画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即画与不画素描的矛盾。

面对当代艺术中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的大力发展，素描呈现出越来越不被重视的倾向，靳尚谊认为：“素描现在仍有其继续存在的价值。首先，打好素描基础，可以进行各种具象、抽象形式美的创造。其次，学校的素描课、写生课可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形式美，为未来设计领域的发展提供高素质、高修养的人才。”

邵大箴：学院必须要有围墙

同靳尚谊一样，邵大箴认为素描是西方造型艺术的基础，虽然伴随着现代主义艺术、当代艺术的思想，素描逐渐式微，但在这些新艺术的创作中如果缺乏素描

回声壁

■“中国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对吧？但我要说，怕不怕壮，得看这头猪吃的是什么饲料，如果它胖起来的方式不正常，吃的饲料不对头，那当然怕。但事实上，上过百富榜的富豪只有16个出了事，98%的富豪是很好的，企业发展也很好，证明富豪绝大多数是非常‘健康’的。其次，被查富豪并不是因为上榜才被查，其实查处时间远远早于上榜。”
——胡润说“我的‘百富榜’不是‘杀猪榜’”。

2010胡润艺术榜日前发布，英国人胡润如是为其榜单辩解。该榜之所以有“杀猪榜”的绰号，是因为不少被他曝光的富豪，纷纷因经济问题而落马。其他领域的富豪位列该榜，是既喜又忧，忧多于喜；而艺术家无“落马”之虞，若被胡润垂青，求之不得，有喜无忧。一个老外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炮制“百富榜”，究竟有多大的公信力？钱越多是否艺术成就越大？姑妄评之，姑妄听之。

■“很多工人参与了过程，他们发现参与这个创作很有意思，好多的想法和装配连接，都是工人们给出来的。我觉得工人们对材料的感受比艺术家更强烈，工人是最聪明的，他们把《凤凰》当成自己的作品来做。我一直有很重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和社会之间的态度，对艺术是老实的。我抓住这个态度，时代进入现代，我就是现代艺术家；时代进入当代，我就是当代艺术家；时代开始搞实验，我就是实验艺术家。我走得快，是因为时代走得快。”
——徐冰说“我走得快，是因为时代走得快”。

大型装置《凤凰》，署名是徐冰的作品，实则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这两只由建筑废料制成的大鸟，化腐朽为神奇，有寓意，很好玩，观者自有感受。在炫奇争胜的当代艺术领域，《凤凰》无疑是一件好作品，而所谓“21世纪资本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最具突破力的佳作”“它们的每一片翎羽都散发着神性”云云，显系过誉之辞和过度阐释。

■“何谓‘官员书法家’？即当了官员之后才当书法家的人。众所周知，中国行政机构的数量位居世界之首，官员也如过江之鲫，多得惊人。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官员书法专业水平很低，却堂而皇之地做书法家状，令人匪夷所思。我希望官员们学习书法，但不喜欢官员们初学书法就戴上‘书法家’的帽子，并到处题词卖字。”
——《青年文学》副主编张瑞田说“官员的字能随便叫‘书法’吗？”

因为全社会的“官本位”崇拜不减，全社会的书法鉴赏水平低下，胡长清、陈绍基等“官员书法家”于是层出不穷。官员写的不是字，是威风。

■“进入2000年，我记得有一次在张仃老师家里，与张仃和夫人理召老师闲谈，突然张仃老师问我：‘你的画卖什么价钱？’我局促不安地有意把画价降低了不少，告诉了他……我在美国匆匆度过了30个春秋，转眼间也进入了70岁。古稀之年，怀着一种忏悔的心情，我画了两幅画：《三十功名尘与土》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商业与金钱，物欲横流的社会，消磨了我多少艺术理想，蹉跎了我多少岁月！”
——丁绍光撰文怀念恩师张仃。

名利之于艺术，是把双刃剑。在旁人眼里，丁绍光名利双收，志得意满，可曾知道，他也有忏悔和悲叹。像张仃老人那样淡泊明志、勇猛精进的艺术家，的确罕见，堪称楷模。

继续于点评

专家资源助推陶瓷和平面设计的品质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4月8日，经过推选后产生的新一届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和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分别在京召开会议，就如何发挥专家优势，提高中国陶瓷和平面设计的创作水平和学术品质，推动中国艺术在创新中升华作出了积极探讨。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出席会议并向新一届委员颁发了聘书，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等分别讲话，提出了殷切希望。

陶瓷艺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如何营造一支高水准的学术队伍，注重艺术表现的民族性和创新性结合，多出精品是广大

陶艺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艺术设计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近些年来，平面设计领域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中国设计”，让艺术设计、人文情怀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更是我国平面设计艺术专业人士的重任。换届后的陶瓷艺术委会共17位委员，主任为韩美林；平面设计艺委会共21位委员，主任为何浩。在会上，委员们针对当前的发展现状，不仅讨论了本专业创作提高问题，还就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美院展示“绘的方式”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4月3日，“绘的方式——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综合绘画工作室历届学生优秀作品展”在北京荷画廊和观音堂美术馆举行。

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工作室，一直致力于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研究与探索。该工作室在教学中注重以绘画视角探索现、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再创造性问题，培养了许多具有探索精神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在不同的地域和展

览中已越来越显示出各自表达方式的独特。此次参展作品汇集了综合绘画工作室历届本科生、研究生优秀作品展，从不同角度，运用多样化的媒介阐释了中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工作室的探索方向，体现了年轻艺术家对中国当代绘画现状特有的文化态度。

据悉，该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综合绘画工作室、北京观音堂文化大道管理中心、北京荷画廊共同主办，展期至4月25日。

何乃磊国画展现“沂蒙风情”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暖暖的秋阳，静静的农家小院，斑斑驳驳的石磨盘，丰收后晾晒的玉米棒，两只怯生生张望的小羊羔……山东画家何乃磊营造了一个充满沂蒙风情的笔墨世界。4月3日至12日，“沂蒙风情——何乃磊国画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汇集了其百余幅精品力作。

何乃磊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他1953年生于山东莒县，自幼酷爱绘画，生活条件艰苦，仍坚持不懈，先后得到单应桂、皮之先、许麟庐等名家指教，并取法于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等大师。他工笔、写意兼擅，笔墨清新，画面雅致，饱含激情地描绘了沂蒙老区的民风民情，展现了一种田园诗般的艺术境界。

环铁时代呈现“途中的风景”

本报讯 河沙、泥浆、灰膏、塑料……这些在建筑沙盘中都难得一见的真材实料，被青年艺术家马佳伟作为新的材质，用以呈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4月11日至23日，北京环铁时代国际美术馆推出马佳伟、刘耀先等12位青年艺术家“途中的风景”艺术展，展出他们50余部材质不一、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

据策展人孙小娟介绍，“途中”指小到艺术家个人，大到当代艺术甚至人类整体，都在文明的进程之中，都在不断探索当中。此次展览意在发现当代艺术的新面孔，对新锐艺术家的探索意识和实验精神进行表扬和提携。艺术家把自己的代表作品献给观众，正是这些不同的个体呈现，使展览提供了相互参照、共同成长的可能。(天 颖)

大象无形——抽象艺术十五人展

时间：2010.04.14 至 2010.04.23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中国美术馆 语音咨询电话：84033500 64001476 网站：www.namoc.org
N A M O C 馆址：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1号(100010)

我在·视听体验
——2010中国版画艺术工作室联盟作品展
主办：关山月美术馆
4月16日至5月2日

格的写实训练，将来在创作抽象画时才符合艺术的创作原理。

“为什么卢沉和周思聪能在改革开放前就在书画界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术造型严谨、生动，而这些并非完全是中国画的呈现，他们还吸收了很多西方造型艺术，包括素描艺术的特点。虽然他们后来为脱离素描做了很多努力，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打造，他们也不会成为20世纪下半期重要的艺术家。”邵大箴说，中国画中不要素描是20世纪以来一直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他认为国人可以吸收外国的造型方式和思维方式，即油画的素描方法，这对中国画发展有益无害。“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他们都借用了西方素描的造型艺术，他们的国画都是独树一帜的。”

谈到学院的素描教育，邵大箴说，素描不仅在学院内极为重要，在整个艺术发展中也极其重要。学院必须要有围墙，因为为墙即有门，这门可以吸引外人进来，也可以使人走出；学院也必须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和教学方法，因为如果创作都平面化了，与798等艺术区一样了，那年轻人又何必来此学习呢？“学院不能保守也不能自大，要向院外学习，向异域画家学习，向其他有创造性的画家学习，这样才能立体发展。”邵大箴说。